

王棹三著

瑟歌集

于右任



南 京 書 店 發 行
一 九 三 二

王捷三 著

瑟歌集

南京書店發行

自序

做所謂「文人」，無聊而不易，區區既不能，且不願。不幸混進人生，感受着不息的變化；更不幸學會讀書，知道了不少的道理。因此，惹起「無聲的語言」常在腦中喧嚷，不入睡不止，不說出或寫出不痛快。於是乎自家竟有所謂文章！却是不知有若干萬字，一經寫出印出，便立意遺棄，並不自珍。

這幾十篇東西——也算文章罷，是十八年至二十一年不足四年中在南京寫的，大率都刊印過。一貫的思想或主張當然沒有，辭也不會一修，只是些隨筆的雜感。

這個年頭兒，誰都明白，憤世疾俗地漫罵和嚴氣正性地忠告，對於各色人等不但沒用處，且生反作用。區區殊知此理，所以不高興大言便小言，不喜歡直說便曲說，總之，不過說說玩玩而已。舞弄筆墨的初意，原不是「長歌吟松風」「陶然共忘機」那樣無所爲的，却也不是「欲取鳴琴彈，恨無知音賞」這樣有所爲的；只是像這

一句話：「如鯁在喉，吐之爲快」！說這些是不是所謂文章，管牠呢！說這些文章是好是壞，管牠呢！人們願意或不願意看看，也管牠呢！

朋友們的好意，使這些竟然「集」起來；巡閱一遍之後，一些感想似又浮動於腦際：

真的，說良心話，自我們的大政客以至老百姓，誰都想把事情弄好。成問題的只是在方法。一些學生好像相信，想全弄好「必然」先須全弄壞。這種「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把戲，玩不好，只怕「死者不可復生」呢！反之，我們的「先生」却又教學不起勁，讓叫化子滿街；難民和文盲滿地，失業者滿社會，多麼醜；讓貪污土劣換一副面具仍存在，又多麼惡！這樣弄下去，平等幸福怕永遠「可望不可即」，四萬萬人的勞動集醵怕會解體囉！今日如果大家肯從物質上一件一件的改造，願歌以頌之！

然而，事要人來辦。辦一事便添一發財機會，布一令又多一舞弊路徑；時下的

人心，委實踐踐！從男人到女人，從閩人到土匪，幾乎全是虛榮，嫉妬，貪鄙，偏私諸病的患者。「哀莫大於心死」，這確乎值得憂慮。今日如果大家肯從心理上一點一滴的澄清，願歌以頌之！

啊！廢話不該又說在這裏。這幾十篇東西，大言小言，直說曲說，也儘夠嘈囂了。

于先生肯用一世的名筆，爲這些東西題封面，於此誌謝。

一九三二，八，一五。

目錄

中庸	一
唯物	七
出路	一四
定命	二〇
世變	二七
學潮	三二
野心	三八
畫報	四三
鄉黨	四九

浮氣	五五
水滸精神	五九
金貴人賤	六二
婚禮	六七
黨德	七四
心理建設問題	七八
元旦日雜誌	八二
敬告女學生	八八
主義與感情	九四
哲學的用處	一〇二
平等問題	一一〇
論教育	一二六

權利教育(一).....	一三〇
權利教育(二).....	一三八
義務勞動.....	一四四
漫言九則.....	一五六

瑟歌集

中庸

不錯，真理只是相對的。然而，沒有「絕對」，會有所謂「相對」嗎？是什麼東西沒頭沒腦地相對起來？而且，如果有新東西和這「相對」相對起來之後，這「相對」是否還是有效的真理？會不會退居在新真理的一方絕對的地位呢？絕對主義，是否還有牠的價值呢？這分明是應當考慮的。

隨便碰到一個自然現象或社會現象，你會感覺着或觀察出「變易」(Change, Variation)來。那麼，用不着考慮了。凡「相對」必有所對者，這「所對」者，就是「相對」的絕對原因；這「相對」如果與其「所對」相對起來，便又成爲「絕對」了。故「絕對」先於「相對」。「絕對」，雖恆是武斷而荒謬的，但却恆是真理的先趨；獨具的絕

對態度，也往往是一個民族性的精魂。真理假若是有的，為說話少錯誤計，你與其說相對的真理，甯可以說變動的真理吧。歷史的唯物論者 Poulantzas 這樣地說：『我們所談的是動的平衡，是平衡不斷底破壞，又在另一個基礎上重新恢復起來，然後再破壞，這樣底不斷進行下去。換言之，我們前面所擺着的是一個矛盾的過程，不是一種靜的狀態，也不是一種絕對和諧的狀態，而是諸種矛盾的鬥爭，是辯證的變動過程。』

這位先生被成見籠罩着，流入「行尸走肉」的機械論，然而像這些話確很不錯。這並不是新論調，遠在希臘，Heraclitus「殷奮人」和我們中國作易經的「四聖」都明白這個道理。

變動起於矛盾，即是起於有不同的「絕對」的時候。無「絕對」便無「相對」，無變動，無進化。所以「絕對」也偏陂，也精到。我們覺得：相對的觀念輸入中國，恰與中庸的舊道理相勾結，因而造成一種「隨遇而安」，「無可無不可」的風氣！因為一切

「實理中庸最好，而且是相對的，那自然用不着積極地努力和主張了。」

「中庸這部孔丘的孫子紀錄下來的寶典，自然好玩；不幸牠的影響太大了，尤其自宋朱熹把牠輯入四書以後，中庸的觀念，深而且廣地支配了數千年的思想界，民族性也中毒很深！苟安，妥協，懶滯，圓滑，不澈底，欠深刻，和無進步的民族性莫不息息與之爲緣！自秦漢至明清幾千年停滯在一個進化階段的奇異文化，至少與中庸的民族性有若干的關係。其實，那裏有所謂不偏之中和不易之庸呢？「中庸不可能也」，真解作不可能（Impossible）方對。」

呵！墮入理窟了，誰耐心這個玩意兒——我們不想出賣思想史換飯吃，且說這欄中庸思想和中庸民族性的眼前的毛病罷。

我們傷感：任何一個新學說和新制度，一移到中國來，便如石沉大海，再也尋不見影兒，能把洋學說或洋制度變成中國的，能把古中國的學說或古中國的制度變成新中國的，讓牠發生，滋長，開花，結實，那自然甚好，無如我們對牠處處都是

投閒置散，始愛終離；或視同匏瓜，繫而不食；或資爲談助，過則忘之；這真成何話說？你看新文化運動以後，不是常常歡迎有名的洋人，常常鼓吹各派的主義嗎？雨後春筍般地發生，又秋風過耳般地沒落了！因爲我們「費而隱」的中庸之道，養成這樣「滿不在乎」的脾氣；對於一切的學說制度，當然是盲目地拿來，又無意地遺掉了！

我們傷感：任何一個新學說和新制度，一移到中國來，便如橘生江北，馬上就失了原形！單舉政治學說和制度做例：開明專制，曾在日俄奏效，所謂虛僞的民主政治，曾於法美立功；法西斯蒂也弄好了意大利，布爾扎維克也建設了俄羅斯；但是先先後後光顧到中國來，便被利用，不是「借靈堂，哭恫惶」，便是「掛羊頭，賣狗肉」。只見花樣翻新，不見貨真價實；只見左衝右突，不見秦凱還朝！我們真發愁：世界上的學說制度，供不起我們的糟踏，全要失掉信用！因爲在中國大哉中庸，「吾道自足」，誰肯發狠地研究新說，又誰肯認真地實行外教呢？

我們更傷感：反乎以上情形的，却有不少的洋奴，非洋人之服不敢服，非洋人之言不敢言！依草附木，隨風倒浪。說這些人熱心學術，接受文化，更萬萬不可以。這正是精神貧困的表現，正是中庸流毒的結果。我們痛恨中庸，覺得中只是中立，庸只是平庸。中立故不進；平庸故落伍。我們馨香祝禱有「天下國家可均也，白刃可蹈也」的國民，「中庸不可能也」嗎，謝謝，盼望沒有能這個的！

西洋民族如果僅有鼓吹中和(Moderation)調協(Harmony)的正統派哲學家，和什麼虔敬布道的經院學派，那也許比我們更倒霉，反之，試設想若闕少甘冒萬難，意志堅絕的哲人派以及葛里律，哥倫布，盧梭，尼采，乃至拿破崙，俾斯麥，馬克思一流人，西洋史將是怎樣的暗淡無色。這些人有絕對的主張，惹起極鉅的變化，為歷史開一新紀元。彗星般的人物和黨派，我們不是全無，只因全民族薰陶涵濡於中庸之道太久了，浸假而至於今日，你看「至誠」的偽君子，「脩道」的勢利鬼，「參化育」的妄人，「致中和」的滑頭，簡直更僕難數！有人說，我們民族這樣雍容大

雅的派頭，正是泱泱大風，不可企及；富於「同化力」，亦正以此。嗚呼！環我而居者，業經不是五胡百蠻，且漫以此自誇。「不抵抗主義」並不曾退廢，豈非明證？

我們不應該顧此瞻彼，企圖「執兩用中」；更不應該一人一義，各自窮理盡性。應該發狂，發癡，發絕對的怪脾氣，大家守一個主義，大家走一條路子，「無忌憚」地快幹，硬幹，真幹！「惡法勝於無法」錯幹亦勝於不幹。反正無所謂「靜的平衡狀態」，幹不好，種下個變動進化的因子，倒也痛快！何況我們分明有「很適合國情」的「救國主義」呢。

不錯，真理只是相對的。然而「絕對」先於「相對」。生聚教訓，恢復民族精神，走向大同世界的責任，黨應該像嚴師一樣，毫不客氣地負荷起來。子產治鄭的故事，不必區區錄寫了。

唯物

世間自尋苦惱而且惹人討厭的人莫過於哲學家。哲學家越大，其自尋苦惱與惹人討厭的程度也越大。這是無可奈何的一回事，想索性廢棄哲學嗎，又不可能；因為想廢棄哲學這一個觀念已是哲學了。在中國，遍地是腦滿腸肥無思無慮的同胞，我們倒希望多有些肯自尋苦惱的優子；到處是希風承旨阿諛取樂的學者，我們倒歡迎真會惹人討厭的狂生呢！

不過，話是這樣說的：人不能反對人，但反對張三李四王麻子是可以的；議論人的眼睛正斜瞞好太無謂，但品評他戴的眼鏡是美是醜是貴是賤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哲學家都肯戴眼鏡，成家的大哲學家而且永遠只戴一付不肯換，而且往往硬把石頭當水晶。這，當真有點兒討厭。譬如，『唯』字牌兒的眼鏡，哲學家大概總戴。

此一唯，彼一唯，弄得到處是「唯」；此之所唯，彼則否之，彼之所唯，此亦否之，又惹得到處是「否」。一部哲學史，正是一篇唯唯否否的糊塗賬！

唯什麼，唯什麼派，唯什麼主義，所謂唯，無非表示實在唯一，價值唯一，和原因唯一。其實在這變化相續，迭爲因果的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中，那裏有這麼一回事呢？實在的複雜性，價值的無定性，原因的倚伏性，怎麼能「唯」得起來？我們的哲學家，臻於唯境，自喜是「爐火純青」時，却正是「壽終正寢」的日子到了。不佞假使裝腔作勢地「坐而論道」，倒願意標榜個「非唯哲學」！

罵題，罵題，忘記現在的題目是唯物了。在知識論宇宙論和價值論中，一切唯某某主義現在多不時髦，或多被打倒。唯物這一「唯」正在橫行，幾乎有壟斷思想界的樣子，譬諸眼鏡：先生，你是文明人，能不製一副「托力克」嗎？自然，論貨真價實，唯物學說的確是雅俗共賞的。古代的唯物論：說水，火，氣，或地水，火風，或二氣五行是世界的本體，雖然微嫌粗糙，但是總比什麼「神」，「靈魂」「先天觀

念」「單子」等等。容易了解些。至於近代根據生物學和物理學改良過的唯物論，那更動聽得多了。凡物都由原子組織而成，自不須說；物質的勢力直影響於人事，不，直支配着「萬物之靈」的人們；人們自以為獨具的「精神」，也不過是一種物的「能力」。是由血肉分泌出來的。什麼「物如」，「安太里希」，「直覺」，「良心」等等直是一車子鬼話罷了。

如此說來，這一「唯」恐怕不易「非」吧，不讓牠獨出風頭，豈有辦法？何況捨原理而講應用；把「物」只狹義到「經濟」一端，把經濟只從「生產方法」上看去，自原始共產主義的，亞細亞的，封建的，前資本主義的，以至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時代，生產技術一變「更」，好像社會形態馬上隨之變更；舉凡政治，法律，倫理，宗教，藝術等等「上層建築」的東西——即唯心主義所謂心力所謂精神文化——沒不改頭換面，棄舊換新。偉大哉物力！確乎不可拔哉經濟中心論！

如此說來，這一「唯」委實不可「非」了吧。不！我們縱然同情於這一「唯」所涵的